

振古如茲公亦聽之矣且祠非虛設也公即去晉士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出入以度外內知懼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君子以教思無窮皆是道也奚不可之有彼務悅安而畧強教者不講于師嚴道尊之禮凱弟君子之詩胡不取公今日之事觀之也不佞是以記而論之公豈其杓之人耶公名繼昌字文伯無錫人以鄉試第一登己丑進士第 李維楨

新設寧武兵備道題名記

山西三關先是蓋止鴈門一兵備岢嵐兵

備實協理之其於防秋每加守巡冀寧二道嘉靖三十三年復以清軍屯田驛傳若守巡冀南河東諸道迭出而分區監督焉三十七年改鴈門為鴈平岢嵐為偏寧其五道監督如故明年仍以偏寧為岢嵐兵備以偏老岢嵐河曲四守備西路參將老營遊擊地方兵馬屬之鴈平兵備仍駐代州以廣武北樓平則三守備一來路北樓太原參將地方兵馬屬

之其八角利民神池寧武四守備中路參將地方兵馬則以設今道云從御史楊公美益之請也惟是三關與大同相為表裏右衛水口等處直虜南窺朔應諸州之道其於要害視三關有輔車之義即虜一道出沒我得以所直道兵馬掌距踵襲而自相為應何慮不及三關延袤乃至八百餘里而虜得以探疏數為堅環揣薄厚為虛實時分時合雖漢兵如雷風安能入百里趣利也惟是帝國家廣大守在大同云爾云時則鴈門一道岢嵐一道協理之足矣然猶恃藩籬以蔽閫闕不知中疆者外益固之為謀周也亡何以二道為不足加之守巡冀寧二道為四道復以四道為不足加之清軍屯田驛傳若冀南河東諸道為七道三關凡八百里而七道以臨之即有五參將一遊擊十一守備亦惟鴈門岢嵐二道相信而服習五道者非常所屬卒然不和為用十羊九莖猶之愈數而愈疏清軍屯

田驛傳曠所司存冀南河東葉所分署是盡
山西而事三關委境內而勤一圍猶之愈實
而愈虛不知疏數以形明虛實以制槩也注
鴈門以鴈平注岢嵐以偏寧似矣不知十一
守備分地如石畫相交尺寸獨以人守備隸
偏寧一道亡論石隰諸州防河之役行兼坐
累有妨簡書卽虜一出套便涉其境而亭障
積阻烽火復游已難爲卒又况仍以五道便
宜掣肘糜費無益豈所謂明形而槩制乎時
已權生變已常存寧武之介於鴈門岢嵐之
間亦猶鴈門岢嵐之左右於寧武疆易之政
雖力有餘不備非其域雖勢有餘不守非其
約非其域不闌出微功非其約不聲援爲德
辟耳目之於視聽不相假借然後可以著官
知之良而稱同心亦使 朝廷得以責所不
備按所不守以其所守捷無倖賞挫無佚罰
三關猶一體也省冀寧若清軍者七道而爲
三以重司存養內治境內不疲於奔命三分

其八百里而勞逸均各可以朝檄而暮集而
齊一其指使凡五決策以設寧武道而議始
成如此豈偏見一時之利害不參邊大計始
終者右衛水口爲虜必窺之道卽中路參將
直之與大同兩掖犄角相逐咽喉尾相隨厚集
其氣是顧是限者非寧武乎與偏頭鴈門翼
擊而夾攻爲常山蛇勢者非寧武乎明形槩
制以回視聽新旗鼓出繕入計爲邊長老貽
數百年之利身自作始者非寧武乎形不自
勝制不自舉沈公所謂非人哉首至者未幾
論罷繼至者尋以遷行沈公明形槩制三年
於此矣乃少司馬萬公某獨以少方伯奏留
之豈不曰分地不量形與無地同量形不善
制與無形同善制不得人與無制同得人
久任與無人同是二公者先後奏 請蓋相
足焉可謂同心謀國重惟沈公之賢適與設
會也因具列之使後之君子得以觀寧武道
所繇立者蓋以其人如此云

李攀龍

太原府題名記

余至大原之三日取郡題名記

觀焉則守自張公社而下若干
 人問遠者則刻之碑陰且而儀門之壁不能
 觀余曰何也有知者曰碑陰者陽也為題名
 已盈則陽其陰以續之而陽遂陰矣余曰何
 陋也謀置續石未果逾年石成則削陰之續
 名而還其陽自張公而下移新石並置協恭
 堂之左右刻將成宜有言以紀之余曰太原
 稱繁劇者何也所轄州若縣廿有八衛所不
 與焉則太原專理也外二府四州有重議大
 獄不決者當路恒就近屬焉其諸有干
 藩封及兩臺二司事關一省者皆委太原則太
 原之兼理耳守臣職在問民疾苦煦養而生
 息之稽賦稅以調劑之明教化以作新之太
 原逼近二關與虜為隣無事則轉餉繕垣有
 警則徵調四出且偵且守而疲民兵供食每
 為計遠近盈縮則太原之守以兼戰耳若是
 為之柰何曰近者遠之模也必所專者一

就理而諸所措畫足可推之一省又事至歛
 舉廷者餘然後及所兼者舉不爾不惟舍已
 之用芸人之田不智四封之內且紛雜無章
 安能及遠晉陽之稱保障也豈不首無恤哉
 第令不寬繭絲之令即保障無由也董安于
 之為晉陽公宮之垣以荻公宮之柱以銅及
 變至矢與兵悉取諸宮中居常不務休養人
 民薄賦減役為綜理綢繆計一旦有警民誰
 與我且太原奚止為全晉首郡哉太原而南
 號稱腹裏不為備不障太原則東逾太行直
 走恒陽諸郡南渡水趨中原若建瓴耳方今
 虜酋款貢東自鴈門西至偏老庶幾晏然貢
 難常恃三關中原諸處者重也余才識庸淺
 早夜懼計無所因勒名並議之求助于二三
 兄弟且以告嗣守茲土者

吳同春

三功祠記

三功祠者巡撫萬公驛傳郭公與先
 大夫血食之所邦人歲時伏謁以奉

一 蒸嘗者也攷之嘉隆之間萬公以壯猷鉅望

肅皇帝璽書鎮撫三晉經文緯武安內攘外績

可百世祀者晉之人有碑在口有史在書不

暇贅論去日拔棘赤子相與以而祝之宜矣

若郭公則專督驛傳所職者真馬置郵之事

先大夫董學政以興起斯文為已任非有建

牙授鉞之寄開府專制之權也乃與萬公共

繫去後之思合祀一室若同功一體焉者蓋

三晉表裏河山風號形勝隴區

國初斥堠萬里沿邊設備最為嚴密自正統已

已之後東勝玉林相繼失守藩籬既撤與虜

隣矣嘉靖壬寅虜寇太原邊患遂從此始嗣

是無歲不入蹂躪內地幾成丘墟

穆皇初服丁卯虜酋俺荅益鳴張復謀大舉以

太原殘傷人無可掠奸民趙全等教以省城

南關編戶數千財貨畢集且土城早薄易破

可滿載歸也於是率數萬之眾決驅皮窰口

分道入寇謀報至而遊騎亦抵近郊惟時

萬公以憂歸代者王公以防秋移駐寧武

奉

晉國主亦怖懼不寧先大夫郭公撫眾曰賊

眾而銳此誠不可與爭鋒然吾有城可據

獨不能守乎傳諭遠近避寇者盡移入城

分派軍民乘障登陴郭公守內城先大夫

獨當南關一面眾皆危之先大夫直任不

避出庫中諸守具置內外又發金錢市酒

脯懸賞罰以風死士舉砲火以揚軍聲大

都慷慨身先與便宜禦侮者靡不相機觀

變而纖悉具辦卒之敵偵我有備隨中沮

引去即未嘗對壘變緩令封豕長蛇隻輪

不返而金湯亡恙眾若更生所不至於倉

至

至

至

至

至

至

至

皇瓦解者誰之施也虜退大城南關高厚
與內城等明年先大夫與郭公相繼遷秩
行晉士民謀曰虜垂涎南關已久往歲倘
城守不嚴關以內皆魚肉矣祀典凡以勞
定國與能為民捍災禦患者皆禮不可廢
矧吾儕小人賴二公保障又情不容已乎
相與擇地建祠貌而祀之奉萬公居中顏
其額曰三功祠一以安常處順布德宣化
為功一以履危應變保境安民為功此去
緣與情合祠崇報之意也然萬公當無事
之時惠行而被者易感先大夫郭公當有
事之日功成而感者難忘為萬易為先大
夫郭公難矣迄今垂五十年晉人猶津津
口吻間即此見民心直道古今一日遺愛
在人沒世不忘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不
肖幼侍先大夫每談及石州城破之慘南
關城守之危輒咨嗟嘆息為地方恨不
此邦之人得全城為幸遂侈以為功而

列於祀典也祠先建於西湖景水晶宮後
移於東城天妃廟客夏備兵西來聞諸故
老邀拜祠下不勝感愴因順民情卜地於
南城外順城街重加創建擇戒僧主焚燒
功既成擬其事之顛末勒之貞珉聊以備
異日晉乘之書庶有采焉若先大夫當日
棧樸作人與二公生平過化則尚論者人
人能言矣懼言之為駢枝也萬諱恭別號
兩溪江西南昌縣人嘉靖辛丑進士郭諱
斗別號麓池雲南人先大夫諱瑞別號文
峰福建長樂縣人俱嘉靖癸丑進士焚燒
地若干畝坐產段至載在碑陰

陳長祚奇嵐道兵備

三功祠記序

余小子公靖識閭而生晚甫釋

錄繫即理太原刑章間于文獻
徵往昔尚有典刑可儀也夫晉瀕虜當嘉
隆之際無歲不戒嚴民竭蓋藏以供軍興

不給肉復若于郵傳諸徵調幸天以三公
 惠晉合筭而調停之波臣吟沫卽顏尾忘
 勞始得一意供飛輓而不疲于奔命也者
 造福于晉甚厚亡何而萬公去去亡何而
 石州之禍作矣噫嘻以小蘓之民而絳方
 張之虜人情洵懼其勢殊急而不得不寄
 干城于陳郭兩公乃其時陳公所督者學
 政也藉令託詞校士而避之河東上黨間
 郭公且不免以孤力而事去矣聞之古大
 夫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然
 間亦規事宜擇利便而後動乃公毅然身
 率諸士民獨當南關一面倡堅守之議震
 虜闕之謀諸所解畫在在按紀律虜聞之
 悉望風解去晉陽竟得賴以無恙故為萬
 公易為陳郭兩公難而為陳公尤難之難
 者崇祀春秋血食萬祀固其宜也唐公端
 曰余耳父老談欵貢以前事使人病悖軍
 旅之寄二大夫是身任之田禽利金

平午後飯長平驛卽秦白起坑趙卒四十萬
 人處也問居人不能指其所第云傍村人鋤
 地尚得銅鏃如綠玉按自此而北為長子以
 至晉陽皆趙地趙既築甬道秦何以得絕之
 趙卒四十萬人為二萬五千騎中斷不能併
 力合而為一文不能選五萬精卒擊秦絕甬
 道軍卽糧垂絕當以死激士心決鬪猶可庶
 幾萬一因循至於饑相食十五五不能軍
 而始出罷士身搏戰不亦晚乎且秦王尚自
 至河內發男丁十五以上絕甬道而趙王不能
 發晉陽邯鄲未傳者與之角何秦之巧而趙
 之拙也前後四十五萬人命馮亭始之而成
 之者平原君馬服君子耳過長平為丹嶺復
 上下險阻可三十里而稍平曠復小雨抵長
 子縣趙襄子所不欲走地也卽險當亦不如
 晉陽毋論繭絲也十一日五鼓發會路安王
 守宮用來渴少止午飯余吾驛復陟高嶺至
 數重四望皆山雲日映帶如萬玉雉疊嶂高

低作銀海衝濤決排狀已黑雲從東南至大雨驟降道路幾絕嶮峻輕輿中下見數足蹣跚旁皆絕壑乃知浮滄海帆長江車太行道以危身借快日不易也薄暝渡漳河宿櫛亭驛十二日凌晨發午飯沁州又四十里小憩舖舍大雨忽復作轉入深谷中兩旁皆峭壁中通澗道雨益甚飛瀑爭懸崖而下聲如轟雷又似蒼虬吐鬚鬚欲搏人車馬濺濕澗道水暴發昇夫股栗計別取高嶺箭括一門十步九退時時行絕澗間陽壁直上不可捫陰壑數十百丈大約如蜀中左擔山而高下陡急不可狀壁間飛流時時絕道竭力爭而度久之抵一舖且暝矣衆前白更十五里為西塘河驟漲不易涉也顧視舖室皆已傾無所不受雨而民居僅土穴數家不能容幸雨小霽乃決筴棄行李挾其人使佐界東燎而前尤數渡水始抵西塘河河流砰湃增峻若鑿數千金鉅洶湧衝突日不可正視麾導騎試

靖險苦心哉禦災捍患者乎而其運籌且壹稟于督學使者儻所稱樽俎折衝實有文武者非耶既而解辦獻琛幾五十年民安樂利則當時保全之功居多焉予聞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晉生靈千百萬之不木肉于虜者伊誰之賜康今陳公與萬郭兩公並祀名宦矣然萬郭之後未見大發其祥惟是陳公有子曰培所先生者來觀兵樓煩從三老之請移祠南郭勒貞珉以紀其績是謂得能子而益彰者乎第大施未竟佑啓後人垂帛銘旌旌國史于不朽區區者抑以侈晉乘可也

唐公靖推官

適晉紀行

余以庚午六月起于家過大江北道

十里抵清化鎮山西之冶器集焉渡清河田禾益茂嘉樹滂鬱居人引泉水為長溝以灌

有水碓水磨之屬未飯萬善驛四傍栽白楊
 蕭蕭悲風殊益人旅愴乃知少府齋中之不
 易也自是以始入太行亦不甚險惡界夫魚貫
 而上久之以為絕頂矣乃復有山障之愈上
 愈不窮至碗子城為豫界兩山相對數十
 百丈巨壑徒絕無底中為嶺道石梁如玉雪
 又復數嶺回顧中原尚無盡平楚鬱鬱紛
 吐蒼翠日色與雲氣爭長俄而雨縹數十里
 中且其半狂風驟發萬竅怒號食頃雨亦隨
 至誦唐人三晉河山皆北向二儀風雨自東
 來語宛然若畫為小憇民居久之以迫暝強
 發上下峻坂泥滑馬足鑿落與人趾錯先後
 甚窘抵星帽驛初鼓盡矣是夕涼甚五鼓不
 成寐初九日黎明冒雨發道有古祠刻石崖
 表曰孔子迴車處按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
 返此去河遠蓋傳會語也泥濘益甚未抵澤
 州飯太行驛道始平得一小舍頓抵樵村驛
 復小雨夜涼如前夕黎明復冒雨發辰飯高

之馬足離陵兢兢然不能踰腹因賈昇者勇亂
 流謹呼擁而渡相慶且脫險矣行里許復透
 迤攀高嶺其峻陜視前更倍雨復奇作束燎
 皆滅昇夫固衆然不能以左右輔輿第號呼
 昇者使自力而已勉上輒前踏下輒後踏跬
 武糞粉度不可卻奮而又里許道差寬而權
 店驛候火亦至稍稍定抵驛將二鼓矣呼酒
 自勞且以勞從者察其容皆有淚漬痕因自
 哂奈何以六尺狗一官也是夕雨不止十三
 日已刻稍晴會行李亦至乃發兩岸皆高山
 絕雲中為巨澗沿澗水而北泉聲益奇崩峽
 束流為瀑布為簾為怒虬為渴虹者不一蓋
 自是山皆石骨矣第左道盡則渡而右右道
 盡復渡而左其險視西塘不啻類之凡數十
 渡氣竭興亦盡矣未至南關驛薄暮宿來遠
 鎮民家二鼓始見月十四日五鼓復微雨已
 飯盤陀驛山自是盡見平土矣申抵徐溝縣
 近城十里皆行沮洳間十五日四鼓發全城

門署邑者始以月食告不及救遂行道沮洳
 益甚從騎多委頓泥中謹呼之聲相屬久之
 始畢渡大抵自萬善至盤陀七百餘里無非
 山者其中嶂為澗澗旁稍高為道道稍有美
 地則為市舍美地稍寬而稍阜險則為城邑
 之所不盡坡陀上下則為田其最下所視中
 原不啻數百千丈矣徐溝入十里至太原太
 原四塞天險其南出澤州平定北出代州道
 皆行萬山中獨西南抵平陽山以次大關為
 康莊耳太原城壯麗甚二十五驛輒輒作一
 樓神京所不如也莽蒼有氣槩若趙襄十
 爾朱榮高歡李克用俱於此創霸朝唐神堯
 李莊宗劉高祖至用以基大業劉繼元最後
 平張孝純景後下即周世宗宋藝祖之神武
 粘罕之雄強而不能遽得志者亦地利然耳
 偏陘而脊甘六口無所不縮轂非帝王都會也
 十六日履任

三世貞

小學示書院中諸生敘

自愚不知學蓋嘗聞學

而時習之第未顯說所謂學且習者安在途
 生後儒妄議然繼之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
 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學不可知耶即倫理而未嘗廢乎詩
 書六藝也弟子猶其小者也其論君子曰不
 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又曰主忠信君子之學
 不可知耶即忠信而未嘗廢乎威重也君子
 猶其泛然者也季路非聖門高弟曾子所畏
 乎其問成人則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又
 不忘平生之言成人之學不可知耶即節義
 而未嘗廢乎然諾也季路猶其羣弟子也子
 淵非論語十哲首夫子所稱好學乎其問仁
 則曰克己復禮而畢其目于非禮勿視聽言
 動至于淵自敘亦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大
 賢之學不可知耶即約而未嘗廢乎博也子
 淵猶子門弟子也夫子自言亦曰我非生知

好古敏求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大聖人之學不可知耶即神聖而未嘗廢乎聞見也弟子小學事君子成人大賢大聖大學事而其實不過如此可見學之道惟有利見危知也博文所以求知也義與授命行也求行也多聞見未嘗不博知擇識未嘗不約學盡是矣果有難知難行者否後世儒者乃姑舍是以孝弟為常行以言動為粗迹以義利為末節以聞見為玩物而顯意于精神命脈之務若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致良知其為之徒者轉相衍意以心苟無媿百行可略一念而悟六經可廢不知簾百行無媿何在廢六經妙悟何由顯內而遺外語知而遺行外下學而求上達審如是是夫子刪述為多事而象山陽明為加聖人一等蓋自謂知學而實非學矣何也聖賢所論之學明且

近夫人可能後儒所論之學晦且遠非其徒不能知也自有學以來果欲人知且能乎抑欲人不知不能乎愚故因書院之建而為原學以示諸生世之為儒學者其勿以愚為罪愚蓋信夫子而思與諸生從事者也信夫子而不敢復信其自異於夫子者也諸生其信愚言不

魏允貞

復古指南序

永春縣事會城之明年有大計之役旋會諸上官區畫諸事宜悉如農

之有畔謹遵之可幸無辜而歲事稍豐民重犯法而輸賦易于是覺檢擻之日較少于前間進諸雋士而月試之詢以風俗之媿慝治理之緩急諸雋士謝不敏而委諸縉紳大夫于是就鄉之縉紳大夫而願有請也曰予自惟謙讓者而猶閭室也竊聞沃土之民淫淫則忘善瘠土之民勞勞則思善今民不知勞而淫心舍力奢溢僭差俗敝矣若之何復之

諸大夫其有以振我乎諸大夫唯唯曰惡儉
 即奢耗敝之風也去奢崇儉長厚之經也微
 君侯之有問也而願以請况問及之矣省會
 男子不務蓄積數金之家盡炫耀于服飾之
 間叩其家無有也婦人白髻而妖服不蠶不
 織而習于些窳遇賽會則男婦并肩而駢集
 而城東聖母一廟每朔望則婦女走之如鶩
 昏而競裝宴會而崇侈物力耗矣又其舛者
 居喪有僕僕之苦無戚戚之容竭其筋力以
 供無益之費而家乃蕩然矣始猶天潢之裔
 席寵鬪靡而今遂濫觴也言之太息挽之無
 由亦且奈之何哉永春復請曰所言數事請
 自今與之更始所不從吾令者抵之法其有
 廖乎顧移風易俗非俗吏之所能為也東之
 法而民不適滋玩耳禮禁于將然之前法禁
 于已然之後諸大夫得無意乎諸大夫蹶然
 而笑曰旨是乎君侯之可與言更化也夫國
 者示儉國儉示禮禮之所喻民不知其所以

然則風正俗美在此一舉矣于是退而取儀
 禮諸書互相參證自國朝集禮而外罔不
 攬其耳目不經見者不載焉自冠禮以
 至交際凡十教明白簡易而又繪之以圖俾
 便觀覽也諸大夫之心苦矣書成惠永春一
 冊且以問名于是遍拜謝之曰諸大夫竟不
 棄而發予之覆也夫風會日流俗漸澆訛民
 搖搖如適大澤之野愈趨愈迷乃唐臣封德
 彝魏徵于古今升降之際互相辨論而上卒
 從徵言徵之言亦既效矣令之未始不可復
 古也則此書為之指南也于是僭名曰復古
 指南諸大夫曰復古公府之所有事若指南
 則吾豈敢第吾儕為士民表勿先蹈于奢爾
 矣

東臯子集序

君姓王氏諱勣字無功太原祁人

也高祖晉穆公自南歸北始家河
 汾焉歷宋魏迄於周隋六世冠冕國史家牒
 詳焉君性好學博聞強記與李播陳永呂才

為莫逆之交陰陽厝數無不洞曉大業末應
 孝悌廉潔舉族高第除書正字君性簡放飲
 酒至數斗不醉常獨恨不逢劉伶與閉戶轟
 飲因著醉鄉記及五斗先生傳以類酒德頌
 云雅善鼓琴加減舊弄作山水操為知音者
 所賞高情勝氣獨步當時及為正字端箚理
 笏非其好也以疾罷乞署外職除揚州六合
 縣丞君篤於酒德頗妨職務時天下亂藩部
 法嚴屢被勸劾君歎曰羅網高懸去將安所
 遂出所受俸錢積於縣城門前託以風疾輕
 舟夜遁隋季版蕩客遊河北去還龍門武德
 中詔徵以前揚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
 省官例日給良醞三升君第七弟靜為武皇
 千牛謂曰待詔何樂否君曰吾待詔祿俸殊
 為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戀爾待詔江國公
 君之故人也聞之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絆王
 先生判日給王待詔一斗時人號為斗酒學
 士貞觀初以足疾罷歸欲定長往之計而因

於貧自觀中以家貧赴選時太樂有府史焦
 革家善醞酒冠絕當時君苦求為太樂丞選
 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中有深意
 且士庶清濁天下所安不聞莊周避漆園老
 聃耻柱下卒授焉數月而焦革死妻袁氏時
 送美酒歲餘袁又死君嘆曰天迺不令吾飽
 美酒遂挂冠歸田自是太樂丞為清流君後
 追述焦革酒經一卷其術精悉兼採杜康夷
 狄已來善為酒人為酒譜一卷太史令李淳
 風見而悅之曰王君可謂酒家之南車君歷
 職皆以好酒鄉里或貽之因著無心子以喻
 志河汾中先有清田十數頃稱良沃鄰清又
 有隱士仲長子光服食養性君重其貞素顧
 與相近遂結廬河渚縱意琴酒慶弔禮絕十
 有餘年河渚東南隅有連沙磐石地頗顯敞
 君於其側遂為杜康立廟歲時致祭以焦革
 配焉貞觀中京兆杜松之清河崔公善繼為
 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柰何悉故生

召巖君平竟不見崔松高君調趣卒不敢屈
 但歲時贈以美酒鹿脯詩書往來不絕君又
 葛中聯牛躬耕東臯每每著書自稱東臯子
 晚醉飲無節鄉人或諫止之則笑曰汝輩
 不解理正當然或乘牛駕驢出入郊郭止宿
 酒店動經歲月往往題詠作詩好事者錄之
 諷詠並傳於世貞觀十八年終於家時年若
 于臨終自赴死日遺命薄葬兼預自為墓誌
 所著詩賦並多散逸鳩訪未畢且緝成五卷
 又著會心高士傳五卷酒譜二卷及注老子
 並別成一家不列於集云

呂才

少傅喬莊簡公遺集序

當憲孝朝海內又安

紳先生爭致其力於學以報塞右文至意而
 獨長沙李太師石涼楊太保為之冠太原喬
 莊簡公故嘗受經二先生門稱高弟子退而
 與北地李獻吉越人王伯安相琢磨為古文

辭甚著自喬公為尚書吏部郎佐其長持平
 銓衡者大臣風業不以文士少年日之矣顧
 喬公之自喜為詩文愈益甚其歷卿寺踐常
 伯出入兩都八座使事職業之暇多遊名山
 大川以廣其意所至輒游游輒搜奇剔幽有
 記咏題名之屬又旁究書藝入法喜延說後
 進不為貴倨海內操觚之士延頸而望下風
 借以相重者比比然稍復疑喬公文士少實
 用云而會寧事起公以大司馬贊留守之重
 從容調兵食約束之士大小受署奪逆王膽
 於數百千里外事甫定天子以其倖來公
 先幾伐謀抗死請鑰大好惕息於肘腋之內
 而不敢動蓋前是石淙公數立功西北稱名
 將相伯安公縛寧濠策勳第一封侯伯而公
 復建社稷之業於留都而後文士之用可知
 也嘉靖初天子進公位少保為大冢宰虛
 已以聽公推轂者舊一時彬彬朝宁間前後
 建白軒舉國是而其所持禮不能勝新貴人

稍不合即奉身退高臥於介山汾水之間天下偉其去而望其復起即嚮所稱長沙石淙伯安請公親公於出處之際蔑如也公之為大司馬不佞大王父實佐之而孫清簡公任太宰相過從驪甚公有鄉人林宗之鑒先君子甫髻而待公進之隙曰兒異日庶幾余哉則謂大王父曰翁似不及也先君子居恒與不佞及公未嘗不津津言之也其貌頎然而偉長色毅然而方溫然而親人若傷詩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公庶幾類之哉蓋喬公歿三十又五年而今 皇帝錄舊德加贈公少傅易名予葬又三年而不佞承乏晉臬首訪公家室則歸之血胤絕久矣糾其遺文得十一之二歸而謀梓行之會清簡之孫世長者時丞崇明開而捐俸共剗測之役集成凡得詩賦四卷奏議及雜文六卷嗚呼即 憲孝間士大夫習文者將謂公寡折衝之略推遜介曹迨後習公謂都事者母乃謂公木強詩

重少文無術如絳侯博陸葦耶茲集行庶幾有以窺公全矣 王世貞

桂子園集敘

太原方伯龍池王先生者舉嘉靖庚戌進士于時同舉三百二十人

而先生最少甫勝冠已知鄧州佐大名知蘇州為吳四郡治兵使者叅知陝西觀察中州稍遷蜀方伯坐忤當路歸蓋年猶強仕也而先生為大名蘇州時善歷下李于鱗太倉王元美兩先生兩先生方少年以文章自命鮮所許可而獨推轂先生先生奏其詩若文兩先生讀之灑然色喜也然先生文章稱稍以政事掩而晚好談名理則歷下已謝人間獨太倉在其推轂先生益甚而先生方與里中耆德為洛下香山社無復宦情矣先生治園城中有桂數株日婆娑觴咏其下四方韋布騷雅之士薦紳冠蓋能言者數過從先生遊所為詩若文日益富而郎君商丘令哀之凡若干卷先生自名之曰桂子園集而楨先大

夫故同先生舉稱年家子又與商丘共事茲
士也則委之序夫積惡能序先生集哉昔者
太倉誦先生治吳之政矣其言曰外理而求
事爲事役而不得其要領外事而求理則于
事生厭薄而中竟累知求事於理而理障求
理於事而事障而亦卒不得其妙先生虛心
澄慮而順待之不在事先不在事後觸境生
感天則自見融迹爲道與道兩忘先生之所
以爲政卽其所以爲是集者也意授於思言
授於意言妙而自工意盡而遂止不雕刻以
傷氣不敷衍以傷骨骨於博而師匠高合而
爲篇雕而爲句摘而爲字莫不有法度致味
存焉而先生則神與境會倏然來渾然就矣
先生以文章爲政事以政事爲文章文章政
事各臻其造歛其華而噉名之士自失焉其取
重於兩先生也有以哉先生集成而太倉已
脩文地下世誰相知定斯文者積重違商丘
之指而序其大凡如此此非積之言而太倉

以民心爲心民或時病則怒心感而噫氣生
焉劉向五行傳以爲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厥
咎霧厥罰恒風解曰言貌視聽以心爲主心
不睿則四德乖雨旱寒燠以風爲本風不時
則四氣亂又曰睿者寬也愚謂睿非寬也惟
睿能用寬爾今之君子其始未嘗不務寬而
後稍嚴急也則思非睿也蓋視不下帶而虞
四境之欺解不導竅而患體解之格臨之以
卒然而咄嗟取辨怒其不捷也皆寬所從失
也譬之風颺舉暴發飛石撼山使三辰迷次
而百川倒流威則威矣于生化之紀不亦遠
乎吳公究心名理好深沉久大之思與曹公
咸有一德加惠我民體睿則寬非苟焉而已
間闕少嘆息愁苦之聲而大塊之噫氣於是
焉平宜乎一禱祀而風伯效靈雨師助順也
或曰今環數千里又多風豈獨在政耶愚應
之曰千里不同風氣之和乖一也列國不同
政民之好惡一也無諉于適然而猷爲措注

常恐傷之知風之自體異而入深使吾德政
條暢祥和常與天之喜氣相接是幽贊默成
之道也故成湯罪已而旱回姬旦郊迎而木
起景公暴日甘雨來宋君引咎焚感退古有
蝗不入境虎北渡河者用是道也則郡公之
禱為知本矣

喬侯德政碑記

世之譚吏治者曰某邑易某邑
難夫民一也何難何易在治之

者善不善耳器誠利何憂盤錯車誠完何問
險夷偉抱通才誠銳意興理將隨施輒效蓋
桴鼓影響不足喻其捷也彼聞治體者不以
關茸墮功則以刻轢傷雅是先自携也而安
望民之我思哉喬侯諱允升字吉甫別號鶴
皐河南孟津人起家進士出令聞喜以治行
第一移太谷五年於茲今應天子召北上
矣太谷鄉官郭璋民崔澄武諒趙謨白月等
闔學生員王珂白松鶴郭允興郭尚賓等鄉
耆白斗等思侯不已謀伐石以紀德政乞言

於余余惟太谷非昔稱難治之區耶俗侈而
踰制則繩束難士驕而敗度則陶鎔難氓
而健訟則聽斷難門左少年背公結黨則排
解難急之如焚絲綬之如水投石上與下方
百相誘也百相蒙也弊所從來久矣侯豈第
春容不設城府也信明決洞見始終甫下車
即加意振刷政務黔首稱便者毫不紛更其
不便者次第釐政濟耐泉之水以資灌溉省
樂平之徭以寬民力定婚喪之儀以崇儉朴
巖歌舞之禁以防淫汰給織紡之資以周民
用設賑濟之法以恤民窮厘鄉約之訓以昭
勸懲申保甲之條以息奸宄革拘攝之役以
除橫擾黜吏胥之狡以戒舞文且也出納明
允杜侵漁也刑脩邑乘昭文獻也驅散黨私
安流離也剗脩邑乘昭文獻也驅散黨私
懲告訐抑豪強也學宮再葺廟貌重新敦教
化也禮隆絳掖躬課藝文育英才也一時
士訥訥嚮風後者循禮驕者戢容黜者輸誠

大原府志
卷之三
輕佻豪俠者歛迹屏息兢兢惟懼三尺足懼
善政善教有更僕未易數者茲去也羣黎百
姓觀甘棠而增感勒堅珉而繫思豈其驩虞
要結乎哉余考兩漢循吏首稱龔黃文翁然
一以重農稱一以弭盜稱一以隆學校稱彼
各擅一長猶頌聲至今布方策况侯兼衆美
異日太史氏傳循良以風來襍知不在龔黃
下矣豈特一邑見思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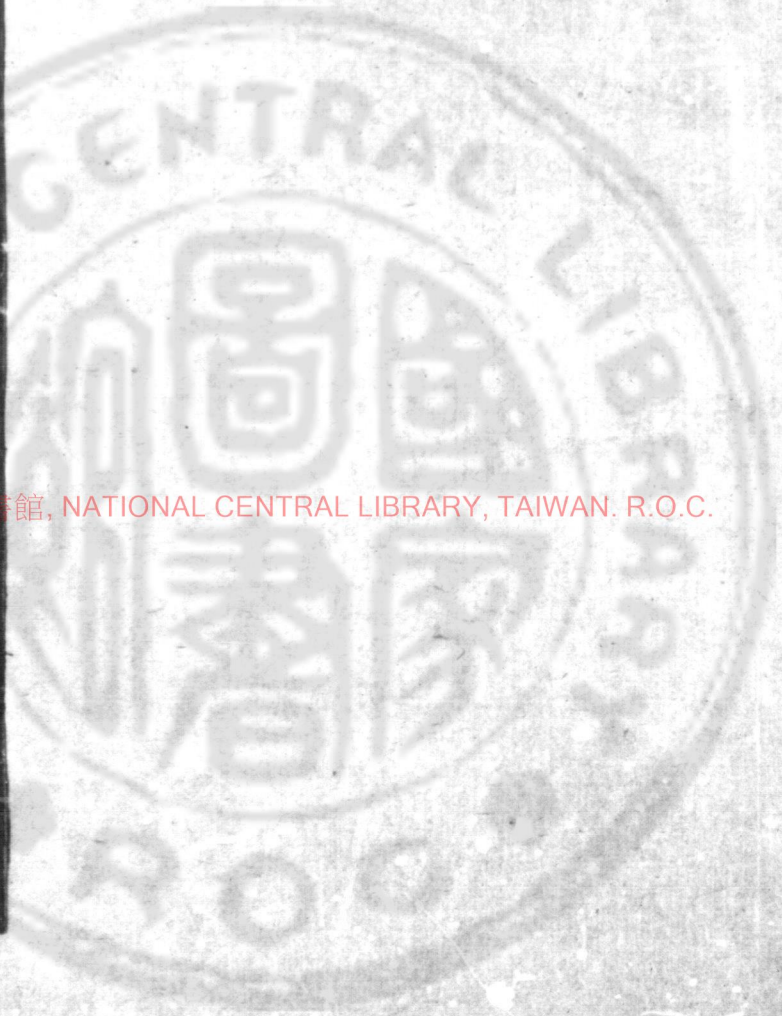
倅鉄尚書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原府志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原府志卷之三十四

古蹟

山河是人民非風景同市朝改嘆晉闕之棘
馳悲般墟之秀麥羅狐豷於故趾闕麇麕於
舊基晉陽古一都會也試極目平原立馬崗
阜雲山北走漢塞秦城淒然興吊古之思尋
武安之戰場緬高齊之故宮盼沙駝之遺壘
大陵荒處女之夢仇猶淪智氏之鍾一時雄
風霸氣竟幽翳於煙塵紀爲千秋志士之慨



慷云爾

三交城

在府城北五里世傳

大孟城

在府城東北八

十里春秋時晉太子邑後分為七

汾陽城

在

孟其一也漢為縣後魏曰大祁城

洛陰城

在府城東北六十里

隋初改陽直唐又改今名

狼孟城

在府城北六十里

隋洛陰府之地唐初於此

白馬府

孟澗一名狼調王莽所改舊斷澗為

鑛鐵坑

在府城內都司衙西相傳掘地則鐵

在府城西北五十

舊察院

在南市北景泰年建成化年重

嘗取鐵製刀甚利

風穴

在府城西

修萬曆八年火燬

因改察院於太

子府將院址歸晉府作永安店

晉陽城

在太原縣北唐叔虞

傳云神至則穴內有聲

子燹父徙都之所一名唐城後智伯引水灌

城不浸者三版即此城也晉刺史劉琨展築

其中又有三城其一曰東城唐武后時長史崔神慶

一曰倉城一曰東城唐武后時長史崔神慶

以二城隔汾乃於其間跨水懸堞合而一之

名中城宋太宗嘗御此城受劉繼元降始墮

其城又西南外有羅城以禦西山

之木俗呼為長龍城今有羅城鎮

原縣西北二十里義井村一名徙人城又名

提胡城趙襄子所築以處刑徒慮其逃亡內

王陵城

在太原縣汾水

置却敵外安龍尾三

受瑞壇

在太原縣東南鄭

面故名今其址尚存

石室

後魏風土記曰太

村今改

石室

原郡山有石室方

黃陵村

石室

後魏風土記曰太

瑞石有文曰李淵萬

石室

原郡山有石室方

吉因築壇祀以少年

石室

原郡山有石室方

吉因築壇祀以少年

石室

原郡山有石室方

吉因築壇祀以少年

石室

原郡山有石室方

吉因築壇祀以少年

石室

原郡山有石室方

吉因築壇祀以少年

石室

原郡山有石室方

吉因築壇祀以少年

石室

原郡山有石室方

吉因築壇祀以少年

石室

原郡山有石室方

吉因築壇祀以少年

石室

原郡山有石室方

吉因築壇祀以少年

石室

原郡山有石室方

吉因築壇祀以少年

石室

原郡山有石室方

吉因築壇祀以少年

石室

原郡山有石室方

吉因築壇祀以少年

石室

原郡山有石室方

吉因築壇祀以少年

石室

原郡山有石室方

又四壁文字篆

潛丘

爾雅曰晉陽有潛丘在太原縣東面八里舊城

內相傳宋修惠明寺

陶唐城

在清源縣東南四十里陶唐氏

自涿鹿徙居於

涂陽城

在清源縣南二十里

知徐吾為涂水大

梗陽城

在清源縣治南左

夫今名屠賈村

鵝城

在清源縣東南二十三里晉

梗陽之巫

印駒城

在清源

者飛去白者止此劉曜謂為

古交城

在交城

巴瑞築城以應之今址尚存

馬蘭城

在交城縣北九十里孔河之上里入謂之馬蘭村漢魏北齊嘗為牧馬處

榆城

在交城縣西北一百三十里

下馬城

在

城縣北

一百六十里靜樂接界

盧川故縣

交

魏孝文

往來避暑下馬故名

大通鐵冶

在交城縣西北八

唐嘗為

縣後廢

大陵城

在文水縣東北二十里

司鐵冶

大陵城

在文水縣東北二十里

後武陵

王亦遊之曼處女鼓瑟而歌即此地

平陶城

在文水縣西南二十五里漢為縣屬

內侵遷

居京陵在汾州

雲州城

在文水縣東

界北今

廢名平陶都

大千城

在文水縣南十里舊

築此寄

治并州

古文水城

在文水縣東

今名雲

州村

古文水城

在文水縣東

人謂兄

為阿于因名

古文水城

在文水縣東

於此子城二里二百步柵城在文水縣北二

隋唐俱脩宋時圯于水郃城在祁縣西七里

魏武帝築以備北人當部城春秋傳晉絕秦

書曰焚我箕部謂此今為高城村其地名東

冀里相傳為狐居其處多解姓解狐則晉大

夫祁奚叔何隆丹城祁東南三十里團栢鎮

所舉之讐也隆丹城五代時劉繼元以拒周

皮何東記云宋太平興國趙襄子城在祁縣

四年春攻隆州即此地趙襄子城西六里

圖志云趙襄子所築今為趙武村無跡可

考村東有土臺二所亦云趙襄子所築

髮城在祁縣東北十五里相傳為禿髮

沙村在祁縣西五里相傳

為燕慕容垂所築箕城在太谷縣東三十

里左傳僖公時晉敗狄于箕即此杜預

注云太原陽邑有箕城洛漠城在太谷縣西

北十五里秦

王剪伐趙所築寰宇記謂之蘿縻亭唐玄宗

幸太原嘗於此置永豐頌立青城宮金大定

中改為登豐今陽邑城在太谷縣東十五里

登豐村是也陽邑城晉大夫陽處父食邑

漢舊為太谷縣屬太原郡過東十

餘里有王班堡內有九級浮圖長城在太

東南入十里馬嶺上其城至平城至魯口沿

山曲屈延長三百里唐武德三年築貞觀元

年廢今屬咸陽城太谷縣西北七里

榆社縣咸陽城副井側亦趙成地萬年頓

在太谷縣城西北十里舊名龍泉頓晉陽記

曰唐玄宗開元十年幸太原次龍泉頓時北

都留守杜暹奏龍泉地主姓唐名萬年頓

符國號字表天長改為萬年頓帝從之武

林堡在太谷縣東南臨象谷水

中都城在榆

東十五里左傳昭公二年執陳無信都城在

宇於中都即此漢為縣屬太原郡

次縣東十八里宋圖經縣東武觀城在榆次縣西南

鄉嘗名信都今來暮鄉是也二十里陳侃村北一名武館城水鑿臺在榆

南四十里韓魏趙殺智伯于此臺今臺為洞澗水所侵孟母故宅在榆

古城西南隅蓋孟子鄒人其長寧壁在榆次

母并人也其地有三徙鄉是也其東南十里有區堂壁後魏傳區堂居

此故名今福蘭交在榆次縣東南四十里相

唐寨是也成肅殺之際地獨無龐涓洞在榆次縣北二

洞河涯上世傳龐涓微時嘗寓馬喊坡在榆

此操習兵法洞深人莫敢入北十五里谷頭村俗傳龐土井在榆次縣西

涓行兵經此馬喊因名李村後相傳漢昭聖皇后微時於馬首城在

此汲水灌麻今廢獨麻池有蹟陽縣東南十五里東寧村春秋時分祁氏田

為七邑馬首其一而韓固為馬首大夫即時城今各賀魯城在壽

馬首村春秋晉大夫趙簡子所築又名故蘆城受州故城壽陽縣東北隅其基本

基址微存壽州於此復增築之貞燕州城壽陽縣西二

觀中州廢今基址尚存西張寨壽陽縣西北五

都方志圖云北齊置州於此今謂煙竹村西張寨壽陽縣西北五

圍約仇猶城在孟縣東北一里韓非子曰智十畝仇猶城伯欲伐仇猶道不通行因鑄大

鍾遺之仇猶大悅除道而納之赤章曼伯臯

數諫不聽斷穀而馳仇猶遂亡城址尚存臯

牢城在孟縣東二十里舊經云撫城縣在孟

一百二十里烏河上川凌井村唐三堆城在武德三年改名烏河縣遺址尚存

樂縣內有堆阜林溪鎮城在靜樂縣北一百因名隋時所築

帝避暑之地金時天會間改為聖壽寺

中李克用表置天趙武靈王城靜樂縣南三十池縣宋熙寧中省

臨汾水其城壘猶存故鎮城靜樂縣東六十城中有趙王廟今廢

襄陽城在靜樂縣北九十里古寧里遺址微存

曲縣東北八十里本雄勇鎮宋太平興國中

以北山時有煙燔置火山軍今隴州元省入

德舊芭州在保德州境黃河西北今沙漠地

省入水寨保德州東北二十里義門村黃河

武川城在崞嵐州東一百一十里朔川西

如入武州塞即此國朝洪武初仍置州隸

大同府後革今城見存為鎮西衛屯留堡

容城即漢汾陰在嵐縣南三十里又忻州西

即積粟所在合河廢縣通考曰唐合河縣以

謂之羊腸倉廣陽城在平定州東南三

合因以為名在興縣西北六十里

改石艾廣陽平潭城平定州西北二十五里

今名廣陽村遺址畧存世傳以為趙

簡子賽魚城在平定州治貞觀八年州廢

天鎮在平定州九十里古姑祠在馬俗謂娘

唐莊宗會趙王銘於承天軍為太原恒山之界後

名承天都其地有張果老洞唐人多題詠

孟池

在平定州南三里金趙秉文修禊之所上下二井

昔陽城

在樂平縣

東五十里左傳晉荀吳入昔陽滅肥以肥子歸七國時趙成於此

沾縣城

在樂平縣

平縣西南三十里漢為沾縣屬上黨郡隋置遼州於此遺址微存

倉角城

在樂平縣

平縣南三十里又名陽豪城

臯落墟

在樂平縣東七十里古有山臯落氏之墟

又垣曲西北七十里亦有臯落皇古名臯落城春秋時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臯落氏即此通典曰垣曲縣東北有王屋山沁水所出

通考曰臯落即周召分陝之地縣界東北六十里有祁原

廟與古棠木

新興故城

在忻州南二十里漢末曹操立此郡亦名

建安

忻口故城

在忻州北五十里相傳漢高祖出平城圍還師駐此而築

今半為民居半為築堡

平寇廢縣

在忻州東十五里後周廢行城遺址亦存

古定襄城

在定襄縣城外舊傳夏后氏所築漢為縣後廢今縣乃其內城耳

居士臺

在定襄縣東南二十五里有碑云任城王居士室因以名上有浮圖

武故城

在代州西十五里漢置縣屬鴈門郡漢高祖械繫嬰敬於廣武即此隋避楊

廣諱因改為鴈門城即鴈門故縣也

雲城

在代州東五十里今名棗兒村遺址尚存

葦州

十三州記曰代郡故城盧植說初置築時方就板幹自移西南五十里大澤中

自設結葦為九門於是就薄村在代州東北以爲城今飛狐縣界上是

帝母薄太后所瘞之地故以名村

潘家莊

在代州南七里鳳山之下宋臣潘美

守代遊息之所今廢

通阜監

在代州城中金世宗鑄錢于此今改太僕寺

蹄監

在代州東四十里石上有鹿蹄跡故名其村曰鹿蹄監

看花臺

在代州東四十里石上有鹿蹄跡故名其村曰鹿蹄監

州城西南二百步蓮池旁故名上建樓名東南樓金趙秉文元好問俱有詩遺址尚存

西花園 俱在代州城西十里栢木寺左右李克用遊賞之所今俱荒蕪試劍

石 在代州城北八里官道旁俗傳楊六郎嘗試劍於此石故名斷景樹在

州城西四十里漢文當迎立時猶豫不決逐日遊思臥樹下因遂寢日過樹影不移今其

地建白楊廟即樹云在崞縣西南七十里衣

城今名盧板寨**唐林城** 在崞縣南五十里唐置縣五

入崞縣**樓煩城** 在崞縣東十里改白鹿晉改廣武宋併

都其地多鹵土故名俗傳朝霽雲霧中呈現樓堞門內似有人馬現則多雨豐年之兆

虎慮城 在五臺縣南漢置縣屬太原郡西晉末單于鐵佛劉武居此 **張公**

城 在五臺縣北五里五代時石勒將軍張平所築**蒼城** 五臺縣西南三十里白村

○宮亭

自昔青城避暑齊殿唐宮咸構茲土當時中天華闕冠山朱軒竦雲紗而莖百常流景耀之韓擘極旋碧之燦瑩今惟鶯樓狐窟耳夫海上空聞鞭石之神開陽豈盡飛來之柱寧忍殫人役托鬼工哉彼崇閣幽館曾無百堵九筵之麗而漸以雕琢瓌材盡棟延袤逶迤獨不規戒于往昔耶君子思百丈之瑤臺不及十階三尺可以約費寬力矣

晉陽宮 太原縣故城內春秋時建**青城宮** 太谷縣西北唐玄宗時建**鼓**

樓 府城內都察院前**鍾樓** 府城內太山廟前**唱經樓** 府城內

前**坤德閣** 府城內橋頭街觀音堂前**浩然臺** 府東關外**作霖樓**

府城內都 **湧雲樓** 平定州治 東北角 **鍾乳阜樓** 忻州

察院後 **擬江樓** 保德州北城上俯 **雲日樓** 平定州西

楊泉村 **迎翠樓** 繁峙縣市中元時建 **映月樓** 太原縣西

元時建 **通明閣** 府治東南天慶觀內 **淨修閣** 清源縣西

朝成化 **棣華堂** 府城西柳溪 **思鳳堂** 榆次

高泊鎮成 **清華堂** 太原縣西南十里

化二年建 **山亭** 舊府內西

內晉荀藐為令鳳 **野史亭** 忻州東南韓

集其境吏民建 **湧泉亭** 平定州治南三 **鳳洲亭** 太谷縣

保中 **相堂** 舊府城內唐北 **清陽亭** 平定州北十

建 **顯靈閣** 府城內大

樂亭 平定州北十 **野史亭** 忻州東南韓

按晉自萬曆年來富者資者宏開木版毀人

垣屋以規厚息里無完巷家無全壁壞宮室

為苑園變樂土為丘墟觸目蕭條拊心悽慘

可勝悲憤為人上者忍聽其自恣而不一禁

也 **橋渠**

原郡中高於三晉汾及諸流俱劃山而出其

涸不及馬腹而漲則暴至數仞雖無滔天襄

陵之勢而有衝城壞畝之虞故橋梁渠堰之

設利可以濟涉資溉害可以防潰障决豈祖

龍浮海之荒唐梁

武壅淮之暴戾哉

迎澤橋 在府城南迎澤門外 國初建架木

遇虜警則懸起捍門然緊連關城歲

久頹圯人行不便萬曆三十六年巡撫李公景元重修易為石橋欲其永固想更有深意

按察司李公維楨銘記 **太平橋** 在迎澤門內 **承恩橋** 在府南

門外 **永固橋** 府西城阜 **宜春門外橋** 東城大

是 **迎暉門外橋** 東城小 **振武門外橋** 西城阜

遠門外橋 北城大 **拱極門外橋** 北城小北門

上 **汾渡橋** 在府城西南十里路通太原縣惟

創建石橋 **南屯橋** 在府城西南十里 **蒲淤河石**

橋 在府城西北三 **南寨村石橋** 在府城西北

三交村石橋 在府城 **南社村石橋** 在府城西

成晉驛莎溝橋 在府北 **東黃水村義濟橋** 在

東北八十里 **赤橋** 在太原縣西南七里晉水

東黃水鎮 **讓橋** 至宋太祖鑿臥 **北神橋** 在太原縣

有血流成河故更今 **南神橋** 在太原縣 **萬春橋** 在榆次縣南

上 **南神橋** 在太原縣 **源渦橋** 在榆次縣

為洞中 **脩文橋** 在榆次縣 **張慶橋** 在榆次縣

平如砥 **張慶橋** 為水門四維 **事** 中張國 **永康橋** 在榆次縣西

儒有記銘 **流村石橋** 在榆次縣北二

東北四十里橋跨 **什貼橋** 在榆

深洫永無水患 **通濟橋** 在太谷縣 **永濟橋** 在太谷縣

工作 **堅緻** **通濟橋** 在太谷縣 **永濟橋** 在太谷縣

民橋

在太谷縣西門外

利涉橋

在太谷縣北門外

北關閣外

木橋

在徐溝縣北門外上段橋

在太谷縣西賈

令橋

在祁縣北

東交支橋

在祁縣東

在祁縣東

團栢橋

在祁縣東

通濟橋

外東郭橋

在交城縣東關

南河橋

在交城縣南八里

在交城縣

廣仁橋

在交城縣關北門外

遷安橋

西北由此

通濟橋

在文水縣拱振門外

朝陽橋

外連城橋

在文水縣迎薰門外

環岫橋

在文水縣西城門外

橋

在壽陽縣西五

張淨橋

在壽陽縣東二十里

在孟縣拱辰門外

南門橋

在孟縣南門外

西門橋

在孟縣鎮遠門

外兩嶺橋

在孟縣西一百二十里

天靈橋

在孟縣沙村西

三濟川橋

在平定州城南嘉水上

長樂橋

在平定州顯應王廟西

栢井橋

在平定州栢井鎮一在平定

州八疊板一在

板橋

在樂平縣二

土卷橋

平定州石泉會

行義士改

巨濟石橋

州東門外

西張石橋

在靜樂縣

通

濟橋

在靜樂縣

沱

河橋

在定襄縣西先為

木橋一

來宣橋

在崞縣

普濟橋

在崞縣南河上

勞永逸

來宣橋

在崞縣

普濟橋

在崞縣南河上